

赤脚医生 范小青

范小青

闭上眼睛，我就听到万泉和的声音，也看到他惴惴的样子，总是惴惴的。他对生活的敬畏，他对人间的温情，他对世界的宽容，他对人类的博爱，他和他爹的几十年生活，这一切都使我感动——我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很少有这样的感动。——范小青

【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品】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

赤脚医生为众和

范小青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赤脚医生万泉和 / 范小青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1.11

ISBN 978-7-201-07234-0

I. ①赤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07821号

赤脚医生万泉和

出版策划: 精典博维 作 者: 范小青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 tjrmcbs@126.com

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6开本 23.5印张

字数: 392千字

定价: 29.8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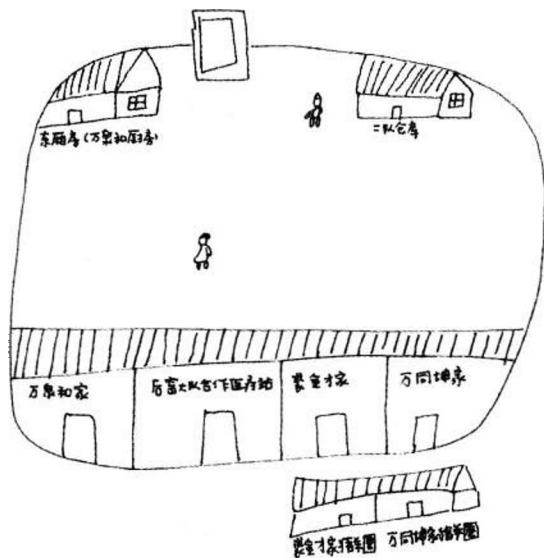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谢万医生大恩人 / 001
- 第二章 万里长征万里梅 / 023
- 第三章 我爹死去又活来 / 041
- 第四章 刘玉来了又走了 / 059
- 第五章 万泉河水清又清 / 075
- 第六章 一片树叶飘走了 / 101
- 第七章 万小三子究竟是谁 / 119
- 第八章 命中还有一个女万小三子 / 136
- 第九章 我的医生生涯的终结 / 155
- 第十章 你猜我爹喜欢谁 / 174
- 第十一章 小哑巴不是我的儿 / 193
- 第十二章 我自己也成了二婚头 / 220
- 第十三章 万万斤和万万金 / 233
- 第十四章 有人在背后阴损我 / 254
- 第十五章 祖传秘方在哪里 / 269
- 第十六章 谁的阵地是谁的 / 286
- 第十七章 向阳花心里的隐秘之花 / 315
- 第十八章 裘二海怎么成了我爹 / 341

第一章

谢万医生大恩人



我家院子

有了这张平面图，你们就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我的位置。我就是图中左边第二间屋门口的那个人。从平面图上你们看不到我的模样和其他一些具体情况，我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：十九岁，短发，有精神。

这个位置不只是我在我们院子里的位置，这还是一个人在一个村子里、

在一个世界上的位置。如果要想知道我在村子里的位置，还得画一张全村的图，这个村子叫后窑大队第二生产队。如果要想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，事情就更复杂了，我们先要知道这个世界叫什么。但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，因为世界叫什么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更何况，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想知道我的位置。

还是回过来说院子里的我。院子里空空的，有几只鸡在刨食，但哪里有食，躲在地底下的小虫子都被它们扒出来吃了。鸡它们对吃食无望，便无聊地仰脸看看万泉和。万泉和就是我。我两腿劈开骑坐在一张长条凳上，样子很像个木匠，两手推着刨子，一根木棍夹在刨子里。明天要开镰了，队里先放一天假，让大家准备好收割的家什。我家的镰刀柄不好使，我要刨一根新木柄装在镰刀上。我刨来刨去刨不圆，可我还是耐心地刨着。因为我相信只要工夫深，铁杵磨成针，更因为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香山帮的木匠。香山帮木匠的祖师爷是蒯祥，据说北京的故宫就是他造的。我并不知道故宫是什么样的，有多么的了不起或者没什么了不起，但是村里人说起香山帮木匠的时候，都是很尊敬的口气，还会咽唾沫，他们说木匠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种地，还能到处游走、看风景，吃香的喝辣的。我觉得那样的生活很舒服。

还有一个人也在平面图上，那完全是为了图的效果添上去的，有他没他，图一样成立，但是有了他图就丰富起来、生动起来，也更真实一点，他是富农裘金才。金庸的武侠小说里有两个姓裘的人物，一个叫裘千仞，一个叫裘千丈，是兄弟俩。但那个时候我们那地方没有人知道金庸，也没有人知道裘千仞和裘千丈。姓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我们村里除了姓万就是姓裘，还有少数其他的姓，一点也成不了气候。

裘金才是富农，我们的这座院子从前就是他家的。从图上你们也能看出来，院子的规模比较大，房间的开间又阔又高，要比一般人家造的房子气派得多，廊柱横梁都是很粗的楠木。这是一座典型的南方农村的大宅，我们这一带的人称它为印式房屋，因为它像一方印一样正正方方，只有地主和富农能造起来。裘金才其实应该是地主，他们原来还有几百亩地，可他家的老地

主好赌，在裘金才七岁的时候，老家伙已经把万贯家产赌得差不多了，最后剩下这座院子。老地主终于过足了赌瘾，他吊死了自己，到底给裘金才留下了几间屋和几亩地。这点家产田地够不上当地主了，裘金才就成了富农。大家那时候还跟裘金才说，裘金才啊，你要谢谢你爹呢。裘金才唯唯诺诺，有气无力，说话的声音永远憋在嗓子眼里，他说，我爹要是不死，再继续赌，我就是贫下中农了。

其实富农和地主并没有多大的差别，要拉出来批斗都是一起批斗，很少有哪一次说，今天只斗地主不斗富农；地主和富农的家庭财产也受一样的处理。所以无论裘金才是地主还是富农，他在他家的院子里，只能住其中的一间，另外三间大屋加上西厢房和门房间都充公，由公家支配。在过去的许多年里，裘金才的嘴巴像被人用麻线缝住了，封得紧紧的，从没见过它张开过。偶尔有一两次，他喝了一点酒，才敢将嘴巴露开一条缝，嘀嘀咕咕说自己不合算。但是他说也没用，合算不合算，不是他说了算的。

充了公的房子队里派给谁家住，这些年里已经几经变化，到我画这张图的时候，就变成了图上这模样。

我画这张平面图的时候，裘金才大概四十多岁，他的儿子裘雪梅去年结了婚，媳妇是外村的，叫曲文金，娘家成分是贫农，但她的舌头短筋，所以嫁给了富农的儿子裘雪梅。曲文金说话口齿不清，人倒是长得雪白粉嫩，笑咪咪的，很随和，只要她不开口，人家都会觉得裘雪梅占了个大便宜。今年开春曲文金生了，是个儿子，取名叫裘奋斗。曲文金在太阳底下奶孩子，裘金才在院子里走来走去。以前他是很少在院子里出现的。现在裘金才变得眉飞色舞起来，对什么事情也有了兴趣，他看我刨来刨去也刨不成一把握刀柄，就嘲笑说：“除非你能拜到万老木匠为师。”

我本来想把曲文金也画在图上，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，因为这只是一张平面图，就算画了曲文金，也画不出她的样子。曲文金嫁过来的时候是梳着两条辫子的，后来她把辫子剪了，头发剪得很短，说是坐月子方便一点。以我的绘画水平，要在平面图上画现在的曲文金，别人说不定连她的性别也

分辨不出来。

我在交代画不画曲文金的事情，裘金才却因为兴致比较好，想跟我说话，他嘲笑了我一遍，见我没有任何反应，又嘲笑我说：“可是万老木匠不可能收你当徒弟。”

拜万老木匠为师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。要实现我的理想，不拜师肯定不行；我不是天才，只是个一般的人，但我希望我在木匠方面有点天赋，只是目前还没有被发掘出来。

裘金才嘲笑我，而且嘲笑了一次不够，还要再嘲笑一次，按理我应该生气，但我没有生气，我觉得他也怪可怜的，从我认识他以来，他从来都不敢嘲笑别人，别说嘲笑别人，就连他自己的笑，也都是很苦的笑。现在他有点得意忘形，拿我作嘲笑对象，我也可以原谅他，只是希望他不要落在别人手里，尤其是像裘二海那样的干部手里。我不在意裘金才的嘲笑，说：“那也说不定，也许万老木匠觉得我有培养前途呢。”裘金才见我中计，赶紧说：“那你要不要让你爹去跟万老木匠说说？”我说：“我爹说等他空闲了去找万老木匠。”裘金才正要继续往下聊，曲文金从屋里跑出来，说：“爹，爹，我爹来了。”因为口齿的问题，曲文金将这句话说了成了“刁，刁，我刁奶呢”。不过我和裘金才都听懂了。裘金才赶紧跟着曲文金进了屋，去招待亲家。

裘金才家的大堂门，你们在图上能够看到，和我家一样，是对着这个院子的，还有宽宽的走廊遮着。但是到裘金才家去的人，无论是本村还是外村的，一概不走大门，都是从后边的门进去。这没有什么，只是表示富农是夹紧屁眼做人的。我们院子里另一个富农万同坤也是这样的习惯。虽然院子是共用的，但他们在院子里的活动不多，因为院子前面是正门，正门里有许多人进进出出。这许多进进出出的人，都是来找我爹的。我爹叫万人寿，是大队合作医疗站的赤脚医生。

正说到我爹，就有人来找我爹了。这次来的这个人叫万全林，虽然他也姓万，但和我们家不是亲戚，假如硬要扯上关系，只能说五百年前是一家。万全林抱着一个孩子跌跌撞撞地跑来了，他几乎是跌进了我们的院子，一边

喘息一边喊：“万医生，万医生！”我抬起头，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万全林已经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了答案，他急得叫起来：“万医生出诊了？这怎么可以呢，这怎么可以呢？”他说的话很奇怪，什么叫“怎么可以”，赤脚医生当然是要出诊的，无论刮风下雨，无论天寒地冻，只要有人叫，随时随地背上药箱就要出诊。但万全林就是这样的脾气，他总是自己的事情为大。不过我是了解他的，也体谅他的心情，没跟他计较，只是重复地嘀咕了一句：“我爹出诊了。”万全林嚷道：“那我家万小三子怎么办？那我家万小三子怎么办？”

万小三子就是他手里抱着的那个孩子，他正在抽筋，嘴里吐出白沫，半边脸肿得把左眼睛压闭上了，剩下的右眼在翻白眼。他已经蛮大的了，大概有五六岁，万全林抱不动他了，想放下来。可万小三子的脚刚刚着地，就大声号叫起来，万全林只得又把他抱起来，哭丧着脸可怜巴巴地对我说：“万泉和你帮帮忙，万泉和你帮帮忙。”我心里也很急，但是我只能说：“我怎么帮忙，我又不是医生，我不会看病。”万全林急得说：“没有这个道理的，没有这个道理的，你爹是医生，你怎么不会看病？”我说：“那你爹是木匠，你怎么不会做木工呢？”万全林说：“那不一样的，那不一样的，医生是有遗传的。”我说：“只听说生病有遗传，看病的也有遗传？没听说过。”我竟然说出“没听说过”这几个字，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，这是我们队长裘二海的口头禅，我怎么给学来了，还现学现用？万全林说：“听说过的，听说过的，万医生，万医生，救救我们家万小三子，你看看，你看看——”他把万小三子抱到我面前，凑到我的眼睛边上，说：“万医生，万医生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他就是我们家的万小三子，大名万万斤，你不救他谁救他？”我只好把身子往后仰了仰说：“我不近视，你凑近了我反而看不清，还有，我要纠正你，我爹是医生，我不是医生。”万全林摆出一副流氓腔说：“你不救万小三子是不是？你不救万小三子——我就，我就——我就抱着万小三子跳河去。”我想笑，但到底没有笑出来，因为万小三子确实病得厉害，我说：“那倒不要紧，你跳河我会救你的，我会游泳。”

万全林抱着越来越沉的万小三子，几乎要瘫倒下来了，这时候万小三子却振作起来，竖起身子趴在他爹的耳朵边说了几句话，又舒舒服服地在他爹的两条胳膊上横躺下来。万全林赶紧说：“万医生，万医生，你帮我治万小三子的病，我让我爹收你做学徒。”

万全林的爹就是刚才裘金才说的万老木匠，他要万全林接他的班，可是万全林不喜欢做木匠，倒是万人寿医生的儿子万泉和喜欢做木匠，一心想拜万老木匠为师，可万老木匠又瞧不上他，说他不是做木匠的料。这会儿万全林跟我说让他爹收我为徒，我立刻来了精神，但仍有些怀疑，半信半疑地说：“你爹会听你的话吗？”万全林咬牙说：“不听我的话我就不把他当我爹。”我的心里像是放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，顿时轻松起来，舒展开了眉头说：“那好，那我试试看，但我不能保证，因为我不是医生，我不会看病的。”可万全林却坚信我会看病，他说：“不管你是不是医生，不管你会不会看病，只要你一出手，我们家万小三子就有救了。”

他这个人有点固执，我不再和他说话，先按了按小三子瘪塌塌的肚子，问：“他吃了什么？”万全林说：“哪有吃什么，吃屁。”我说：“但是我好像记得前几天你们来看我爹，看的什么呢？”万全林说：“那两天来看拉肚子。”我想起来了，说：“是偷了集体的毛豆吃吧。”万全林说：“你不知道啊，拉得不成样子啦，眼睛只剩两个塘了。”我说：“我爹不是给治了么，现在不是不拉了么。”万全林说：“万医生啊，你知道拉的什么啊？”我说：“我跟你说了我不是万医生，我爹是万医生，他出诊去了。”万全林说：“可你也是万医生呀，你是小万医生，万小医生，总之，你也是姓万的呀，你知道我们家万小三子拉的什么？”我想了想，除了拉屎，我不知道万小三子还能拉出什么来，便摇摇头说：“不知道。”万全林说：“拉的就是毛豆呀，吃下去的毛豆，完完整整地拉出来了，一粒一粒的，全是生毛豆。”我说：“当然是生毛豆，难不成还会煮熟了？”万全林说：“吃下去就拉出来，也太亏了，什么营养也没有吸进去，偷也白偷，吃也白吃。”我觉得话也不能这么说，就跟他分析说：“虽然吃进去毛豆拉出来也是毛豆，但毕竟吃的时候是有味道的。”

我说毛豆的时候，想起了毛豆煮熟后的香味，咽了一口唾沫，害得万全林和万小三子也咽起唾沫来。万全林说：“后来两个眼睛就看它凹下去，肚子就看它鼓起来。”我说：“后来呢？”万全林说：“后来就来看了万医生，服了万医生开的药，就不拉了。”万全林这不是废话么，生毛豆都拉出来了，还能拉什么？我又问他：“再后来呢？”万全林说：“再后来，再后来就耳朵痛，脸也肿起来了，万医生，万医生，这个脸，肿得像屁股。”我很烦他老是叫我万医生，严肃地跟他说：“万全林，我不是万医生，我爹是万医生，你再叫我万医生，我就不管万万斤了。”万全林果然被我吓住了，赶紧说：“万医生，我不叫你万医生了，你快给万小三子看病吧。”我说：“你刚才的意思，是不是说，我爹用药用错了，万小三子吃了我爹的药，肚子倒是不拉了，但耳朵痛了，脸肿得像屁股？”万全林一听我这样说，慌了，赶紧说：“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万医生的药是绝对不错的，可是，可是后来就耳朵痛了。”我说：“耳朵痛了以后，又找我爹看过吗？”万全林直点头，说：“看过的，看过的，又看过三次了。”他摸了摸万小三子的额头，担心地说：“万医——呵不对，万那个——你摸摸，他头上烫。”我说：“你的意思，我爹没有本事，看了三次也没有看好，还发烧了。”万全林更慌了，语无伦次地说：“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”我说：“我爹说是什么病吗？”万全林说：“万医生说是，中什么炎。”我想了想，知道了，说：“是中耳炎吧？下河去了吧，耳朵进水了吧。”万全林说：“没有下河，根本就没有下河，万小三子还不会游泳，不给他下河。”这下我给难着了，说：“没有下河？耳朵里没有进水？那是什么东西呢？我就知道了。万万斤，我告诉你，你的耳朵，要用东西看的，光靠我的眼睛看不清，但是东西都叫我爹装在药箱里带走了。”为了证明我没有瞎说，我把我爹的一只旧搪瓷杯拿给万小三子看，我说：“你看，这里只有一点酒精和一支体温表。”我再指指桌上一只袋子说：“那里还有一点药水棉花。”

刚刚安静了一点的万全林，毛躁又发作了，连声说：“那可怎么好？那可怎么好？”万小三子左眼紧闭，右眼滴溜一转，一骨碌从万全林手里滑下

来，拉开抽屉就拿出一把放大镜，竖到我面前。我一看，这是我爹的放大镜，说：“咦，你个贼脑瓜子倒厉害。”接过来，揪住万小三子的耳朵往里照了照。万全林在一边连声说：“是不是，是不是，是炎吧，红的吧，是炎吧？”

我没有做声，放下放大镜，到灶屋去拿了一把生了锈的镊猪毛的镊子过来。万全林一看就急了，说：“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”我也不理会他，先往猪毛镊子上倒点酒精，又划根火柴，绕着镊子烧了几下。万全林看懂了就抢着说：“我知道的，我知道的，这是消毒。”我拿消过毒的猪毛镊子伸进万小三子的耳朵，只“咔”的一声，就有一个东西从耳朵里掉出来了，掉在我的手心里，我将它放到万小三子的手上，说：“看看吧，就是它。”那是一颗毛豆，又胖又烂，半黑半青，已经发了芽。万小三子赶紧将毛豆扔到万全林手上，拿自己的手心在裤子上死劲地擦，一边疼着牙说：“恶心死了，恶心死了。”万全林却宝贝似的欣赏着他手里的这颗毛豆，他仔细地看了又看，还数了数，结果他说：“发了七根芽。”这时就听万小三子放了一个响屁，万全林高兴地说：“通了，通了。”他看了看万小三子的脸，又说：“咦咦，脸不肿了，脸不肿了。”脸其实还肿着，只是万全林感觉它不肿了，万小三子也感觉不肿了，他的手拍了拍自己的脸，指了指自己的耳朵，问我：“要不要擦点紫药水？”我说：“你也可以当医生了。”就给他耳朵里擦紫药水，一边说：“你嘴巴吃了不够，还用耳朵偷吃毛豆？鼻孔里有没有？屁眼里有没有？”万小三子说：“屁眼里的留着给万医生吃。”万全林冲我哈哈大笑，万小三子的耳朵刚一好，他就神气起来，这种人就是这样。我说：“你笑什么，万医生又不是我。”

万全林走出去的时候，注意到我们院子门口又有了药茶缸了，就舀了一碗药茶咕嘟咕嘟地灌下去，又叫万小三子来喝，说：“不苦的，香的。”可万小三子不要喝，他耳朵不疼了，嘴巴就老卵^①起来，说：“香不香，掏屎坑。”万全林说：“你不喝白不喝，我再喝一碗，算是替你喝的。”他就是喜欢占便

① 老卵：吴语方言，较为粗俗。字面义为卵子特别老，借指特别有男人味，特别有种，比其他人要厉害。引申义为夸奖某人做了某事使人佩服；也被当做反语来使用。

宜。这口药茶缸，我爹每年从芒种开始一直搁到立秋，里边是我爹自己泡制的中草药汤，用来消暑健脾的。有人经过，就喝一碗，也有人怕苦，建议我爹搁一点糖精，被我爹骂了，就不敢再瞎提建议了。万全林喝了一肚子的药，饱得直打嗝，转身再找万小三子，万小三子早就不见了踪影，气得万全林大骂道：“小棺材！”刚才因为万小三子耳朵里有颗毛豆，就把他急得上蹿下跳的，这眼睛一眨，毛豆没了，他就开骂了，而且还骂得那么重那么毒。不过农民骂人向来是不知道轻重的，你不能跟他一般见识，更不能追根究底。如果追根究底，要弄清楚“小棺材”是什么，那就麻烦了。小棺材就是小孩子死了躺在里边的那个东西。骂小棺材，不就是意味着咒小孩死了躺在棺材里吗？那可万万使不得。可农民就习惯这样，开出口来就骂人，也不知道自己牙齿缝里有没有毒。大人相骂，骂得这么毒也就算了，可骂小孩也这么毒，何况还是自己的小孩，你跟他们真没商量。

下一天一早，上工的哨子还没有响，万全林就来了，他夹着一卷纸，踏进医疗站的门就说：“万医生万医生，我给您送锦旗来了。”我爹万人寿双手去接的时候，万全林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将纸卷移了个方向，交到我手里。万人寿说：“这是锦旗吗？这是一张红纸头。”他用手指蘸了唾沫到纸上碾了一下，手指头就红了，万人寿说：“鳖脚货，生报纸染的。”万全林说：“本来我是想买锦旗的，可是锦旗卖完了，我就买了红纸，请蒋先生写了这个条子，蒋先生说，一样的，只要意思在，锦旗也好，纸联也好，都是一样的。”万人寿冷笑着说：“锦旗卖完了？锦旗卖得完吗？”

拿在我手里的纸条子往下挂，字就展现出来了，站在对面的万人寿看得清楚，念了出来：“妙手回春，如华佗再世；手到病除，似扁鹊重生——横批：谢万医生大恩人。”万人寿凑到我的脸前，狐疑地看了看我，说：“你？你万医生？”我说：“爹，你万医生。”万全林脸朝着我爹说：“万医生，你忘了，万泉和也姓万呀。”万人寿先是有点发愣，但很快就发现了问题，他指着纸联子说：“不对呀，不对，一副联子里怎么能有相同的字呢？”万全林也愣了愣，说：“哪里有两个相同的字？”万人寿说：“两个‘手’字嘛，妙

手回春，还有手到病除，不是两个‘手’字？”万全林看了看，看到了两个“手”字，他又想了想，说：“是呀，是蒋先生写的。我以为蒋先生很有水平的。”我说：“其实也不要紧，一个人总是两只手嘛，写两个‘手’字也可以的。”万人寿说：“你不懂的，你又不懂医，又不懂诗，不要乱说话。”万全林说：“万医生懂医，万医生才懂医呢！”万人寿说：“比我还懂吗？”我见我爹真生气，赶紧打岔说：“万全林，你答应我的事情怎么说了，你爹同意了吗？”万全林说：“我现在不叫他爹了。他宁可收万小三子为徒，也不收你为徒。”我很泄气地看了看自己的手。万全林说：“我很同情你，要不这样吧，等万小三子学会了，再让他收你为徒。”我觉得他的话有点不可思议，我说：“那要等到哪年哪月？”万全林说：“那也总比没个盼头要好。”

队长裘二海吹着上工的哨子一路走过来，走到我们院子门口，停下来朝里望望，然后走了进来，他欣赏地看了看我，说：“小万，昨天你医了万小三子的病，记你半个人工。”我还没吱声，万全林倒急了，说：“我没有说记工分，我没有说记工分。”裘二海说：“你当然没有说，你说了也没有用，你又不是队长，你也有资格说谁记工分谁不记工分？没听说过！”万全林又急，说：“这样也可以记工分啊？这样也可以记工分啊？”裘二海指指对联上的字说：“照你写的这样，记一年的工分都够了。”万全林说：“这不是我写的，是蒋先生写的。”裘二海说：“没听说过！劳动了不给报酬？在我领导下，没听说过！”万全林还在心疼这半个人工，好像是从他家拿出来的，还在啰唆：“真的可以吗，真的可以吗？”裘二海不耐烦，一挥手说：“我说可以就可以。”裘二海一般都是这样说话，因为他是领导。可万人寿也不乐意了，说：“我昨天看了七个病人，还出一个诊跑了十几里地，回家天都黑了，才记一个人工，他坐在家倒拿半个人工。”裘二海说：“万医生你傻不傻，他是你儿子，他拿的工分，就是你的工分，你跟他计较？没听说过！”万人寿说：“不是谁跟谁计较的问题，我才是我们后窑大队的赤脚医生，万泉和不是医生。”裘二海说：“你不是一直叫嚷合作医疗站人手不够吗，万泉和帮你一个忙不是好事吗？”裘二海很阴险，他抓住了我爹的七寸。我爹平时老是强调，

他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别的大队至少两个甚至有三四个赤脚医生，我们后窑只有他一个人，他很辛苦，他太辛苦。所以现在裘二海以其之道反治其身。这下我爹急了，说：“我只是说说而已，我只是说说而已，我的意思是要让你们知道，我一个人就能抵得上人家三四个人。”我爹一急，连心里话都说出来了。

我这才知道，原来我爹平时的抱怨，其实是在撒娇呢。裘二海看起来早就了解了我爹，比我还了解，所以他不再理我爹的茬了，我爹又不是他儿子，他才不会因为我爹发嗲就去哄我爹，他还是对我有兴趣，脸又转向了我，说：“小万哎，你倒是个当医生的料哎，学都没学过，就会治疑难杂症？”我爹“哼”了一声，又想说话了，可裘二海似乎知道我爹要说什么，就摆了摆手不让他说，拍了拍我的肩对我说：“小万，先忙过夏收，改天再跟你谈——现在要上工了。”他走了，哨子声也跟着远去了。

裘二海又叫“霸王裘”，霸道出了名的，方圆七八个村庄的人都知道。一猫惊三庄，他比猫厉害多了。但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却很温和，对我也挺关注挺照顾，给我记半个人工，分明是没有道理的，却满足了我的虚荣心，正如我爹万人寿说的，他一天看那么多病人才记一个人工，我夹了一粒毛豆子出来，倒记半个人工，这算什么道理呢。但裘二海说的也有道理，什么是道理？裘二海嘴里出来的就是道理。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给我记人工，也不知道他改天要跟我谈什么。

这一天队里割稻，我割了一天稻，回家的时候，我爹万人寿坐在那里还盯着墙上的红纸看。我跟他他说：“今年的稻子减产了。”万人寿头也不回，好像没有听到我在说什么，他不关心粮食产量，仍然盯着墙上的对联，说：“我还是看来看去不顺眼，从前觉得蒋先生的字还是可以的，现在看看，这叫什么字，连文理都不通了——你看看，什么谢万医生大恩人。”我说：“爹，蒋先生应该写万人寿医生大恩人，他偷懒，少写了两个字，其实这是写给你的，你是万医生。”万人寿说：“难道你以为是给你的？当然是万人寿医生，虽然他没有写万人寿两个字，但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。”我说：“我心里也是

这么想的。”

吃晚饭的时候，我爹万人寿起先一直闷头吃，看也不看我，我几次跟他说话，他都爱理不理，可他后来忽然说：“你真以为你是医生了？”因为万人寿是低着头说话的，而且嘴里嚼着饭，口齿不清，我愣了一愣才反应过来，赶紧说：“我没有，我不以为我是医生，我要当木匠。”万人寿说：“可是人家不收你做学徒。”我说：“我可以再等等，也许有一天万老木匠肯收我了呢。”万人寿叹息一声，说：“虽然老话说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子打壁洞，但是万泉和你给我记住了，你不能当医生。”听了我爹的话，我正中下怀，因为我并不喜欢当医生。正在我暗自庆幸的时候，我爹又说了：“万泉和，幸亏你没有本事学医，你要有本事学医，我们就从父子变成天敌了。”我说：“那也不可能，我就算学医，也不可能成为爹你的对手。”我爹万人寿骄傲地笑了笑说：“在这个问题上，你还算比较聪明的。”我也笑了笑。我爹一高兴起来，又继续说：“大家都知道，医不三世，不服其药，你要是当了医生，人家都以为你继承了我的本事，都来找你看病，就麻烦大了。”我没敢问为什么麻烦大了。

等队里的稻子割得差不多，场也基本上打下来，粮食也差不多晒干了，在挑公粮前的一天，裘二海碰到我，就拉住我说：“小万，我答应你的事情要兑现的。”我不记得我向他要求过什么，更不知道他答应过我什么，愣了愣，不知怎么回答他。裘二海说：“你记性就这么差？就是你要当医生的事情嘛。”我一听就急了，赶紧说：“裘队长，我没有要当医生。”裘二海亲切地笑了，说：“小万，别不好意思，想当医生有什么不好，又不是想当地富反坏右，我支持你，我给你撑腰，大队那边，我去替你争取。”我说：“我真的没要当医生，我爹也说我不能当医生，我爹说，我要是当了医生，他会气死的。”裘二海说：“说你老实，你真老实，你不知道你爹说话，话从来都是反着说的，你跟了他二十年，你都不知道他的脾气？”我想了又想，一边揣摩裘二海的意思，一边努力回忆我爹的脾气，裘二海看出了我的为难，安慰我说：“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你爹不希望 you 当医生，但你放心，我会

让你当的——”

在裘二海说话的过程中，我注意到他的脸上渐渐地露出一些警觉的神色，边说话还边四下看看。其实他作为一个领导干部，在队里从来都是大声说话的，他说话从来都像在骂人。但此时此刻，裘二海竟像一个四类分子，小心翼翼四处观察一番后才压低嗓音跟我说：“小万，广播里在说‘炮打司令部’，我也听不明白是要炮打哪个司令部，现在是毛主席领导，不会是要打毛主席吧，怪吓人的。”我说：“不是打毛主席，是打资产阶级司令部。”裘二海说：“我不管打谁的司令部，但是总之是会有事情了。”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，也不知道有了事情又会怎么样，裘二海批评我说：“小万，你没有政治头脑，你想想，你出身不好，事情一来，会倒霉的，你要是学了医，人家总会给点面子，无论什么人，打炮的也好，被炮打的也好，都会生病的，生了病，都要请医生，所以医生总是不能全部被炮打死的。”我说：“裘队长，我的出身不就是我爹？我爹是医生，我就可以不怕了。”裘二海说：“你爹和你不一样，你爹是从历史上过来的，有历史问题。你当医生就不一样了，你的历史是清白的，你是清白的医生。”我想说“我爹要是不清白，我怎么会清白呢”，可是我没有说出来，因为这时候有人从大队部跑过来，喊裘二海去大队开会。裘二海边走边回头吩咐我：“小万，我回头有时间再找你谈。”我点着头，但心里说，最好你不要找我谈了。

我实在不知道裘二海凭什么说我想当医生，难道我从万小三子耳朵里夹出一粒毛豆就说明我想当医生，就说明我能当医生吗？难道裘二海是因为感激我吗？但万小三子又不是他的儿子，他凭什么要替万小三子感谢我？我思来想去，还是不能明白，也无人可问，只是希望裘二海天天开会，很忙，就把这事情给忘记了。

裘二海确实忙起来了，他的变化也很大，因为在后窑大队他最先弄明白了炮打司令部的问题，所以现在他已经是大队革委会主任了。本来他只管一个小队，现在要管一个大队，他顾不上我的事情了。我又开始暗自庆幸了，不料我还没高兴上几天，大队革委会主任裘二海又看到我了。那天我在地里